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五十

奏疏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臣准西京樞准三月三十日詔勅朕涉道日淺晡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各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

何嘉氣之不効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
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
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
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爲異世
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卽日之深患陛下旣已知之群
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
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爲左
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太宗
之雉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民之
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
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
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切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
厚恩備位侍從曷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聰間以
衰疾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
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
古人雖在畎畝尤不忘君况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
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
而塞嘿不言也切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卽位
以來銳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
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

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
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
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
以副陛下之欲恥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
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治嘉瑞沓
至乃其効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
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
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
道者在於好人同已而惡人異已是也陛下旣全以威
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
之捨長取短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群臣
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
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
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
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徃徃立取美官比年以
來中外執事權者皆以屬矣其懷忠直守廉恥者皆
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
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
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
小有違忤卽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

後爲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群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彼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瞻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燦然可觀以爲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更增爲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論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徒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赦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捉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主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捨已從人舜戒群臣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爲帝王稱首者也聞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

敗行道之人皆知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爲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哉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遠止然尤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可今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謂所否據亦曰否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

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旣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群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日廣散青苗錢使民有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日免上戶之役歛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日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日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日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日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曰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

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富貴耳一旦
墜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
札叙利害以煩聖聰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
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者矣此
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
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
民不得而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
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
占田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暇而已未嘗有積
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克腹
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采拾以爲生亦
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所有而
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
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
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
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是求農民直
豐歲賤穀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
分減二於斛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直
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
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

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旣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歛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繆繼唯恐不迨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烏窮則啄獸窮攫民窮困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群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歛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黜而不能者也易復之初九日不

遠復无祗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唯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其終雪前恥彊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群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廼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議郎爲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爲吉今計謀非兆皆反謬蓋始寤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手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惟冀陛下之覺寤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切或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垂日

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謹
爲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苗錢
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
催納更不收息其免役錢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
易務其所積物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
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
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
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謹呼上下感悅和氣
薰蒸雨必需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
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爲非而捨之彼如魚失水必
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切聞陛下
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
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
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
爲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徇群臣之
請御正殿復常膳尤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
寬以爲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
之焦勞一寸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
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間
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稅此尤

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爲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寢增恐萬一溘先朝露齎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爲陛下言之儻陛下尤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扆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論錢穀宜歸一

呂誨

臣切以洪範八政食貨爲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彼不足指揮有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爲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資序受厚俸而已故能倉庫克溢用度有餘民不匱乏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旣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

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
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
爲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
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盡公共利害今之戶部尚
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
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
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爲國家
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
主管支用使數人主之各務已分所有多互相侵奪
又人人得取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
天下財如江海亦有時而竭况民力及山澤所出有
限劑乎此臣所以日夜爲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
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
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
諸州錢穀金帛隸使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
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
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
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
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如此
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卽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

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

請罷韓琦等轉官

呂誨

臣伏覩宰臣韓琦等轉官制辭皆賞先議建儲之功於體似未爲便宜儲貳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未立大臣不言誰其言之蓋其職爾豈得爲功言之者是公於天下而賞之者私於已也且漢史載文帝豫建太子但云有司所請不顯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誠有旨哉自至和而後先帝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無慮百十人可盡錄其功賞之耶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恩寵便蕃乃前世未聞之事也大庭宣揚是以爵祿誘人妄者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得乎陛下自幼鞠育宮中乃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護者皇太后之功也群臣何力之有借使臣下不言曆數何所歸乎貪天之功以爲已力古人羞之琦等豈無是思臣所以願陛下不賞者爲國家無窮之計唯聖智察焉

請諸路安撫舉辟士人

呂誨

臣切以本朝取士之路最廣人流之人寔繁常患遺才似未得術非養之有素試之以事誠不可也如前

朝藩鎮延辟士人既閱其實使之漸進庶幾得其用也臣欲乞今後藩鎮帶安撫使處許於本路舉人內選有行實曾得文解者歲辟一人權本州司士參軍且令差使觀其能效可以遠用候滿三考保薦聞上或賜以本科出身然後隨其器使必能適用與夫科場較藝取其一日之長其效遠矣朝廷久而行之士皆修飭風俗才無遺矣

論選部

呂誨

臣聞漢世諸侯自得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官則漢置之郡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魏晉而降始歸吏部蓋所以尊王朝而削郡國之權也甄陶流品因襲于今以天下之廣民政之本委牧守自擇賢良而佐之猶慮不得其人而况專於一司乎矧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責實限歲月以稽課待賢愚於一塗將使官無瘵曠民歸治理其可得也而又吏有定員入流之人無限官隨歲積銓衡日紊不得救僕以登源其郡吏督郵從事及縣之司籍丞簿尉當令牧守舉辟乃任命吏部謹其簿籍俟考秩當遷則稽之以謀最尚之以廉節訪之以時務較之以書判審此四實第爲五等三之上聞于朝當爲進任四之下

俾其敘進降此則覆退及三載聽敘前職如是州郡
得人生民受賜雖權重於牧守而命出於朝廷亦不
減吏部銓覈之要矣

論王安石

呂誨

臣切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捨繫時之休否
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僞而辨行僞而堅順非而澤
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
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
其尤病諸陛下卽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
幾召爲學士縉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得以適
其用也及進二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
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
也臣伏覩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
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
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
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鶴鶉公事
舉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
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
託疾堅臥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
卽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

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卽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已非則歛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回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懼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強俯從

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皆公死黨今
已盛矣怙勢招擢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
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已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
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本朝故事未之
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
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
對御座之前唯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
致誼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
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
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濇轢同列其
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
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于外離間之
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
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
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
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
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
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權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
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
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卞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

宋文鑑 卷五十一
正無復卞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絲是生臣寃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偽况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追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宋朝文鑑五十卷

終

校正重刊官板宋胡文鑑卷之五十一

奏疏

論治本

孫沔

臣聞虞舜治家而納麓姬文刑寡而御邦周南歌關雎之德仲尼刪詩著爲三百篇之首魯史先經以紀元妃丘明直書爲十二公之始易以風自火出爲家人之象言號令之行于外由中正而明于內非嚴火風之威則難以正于家矣禮云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此矣是知先聖懼昵情之患爲而立教於將來者也恭以皇帝陛下仁

宋文鑑 卷五十一
深溥博明達照臨好善無厭從諫弗拂紹三朝之謨
訓躬萬機之憂勤盱食在治將二十年雖古之聖帝
明王致志行事無以過也今朝帶無專權之臣上無
失道之事然而陰陽未和災變未息法令不行恩威
不著者豈治內之道有所未至歟臣不欲迂闊引喻
前古願以聞見五事而陳之而以言獲罪臣之職也
伏以中宮正位德配至尊主陰治教爲天下母三妃
九嬪世婦御妾上下分統無有僭差百世不易之論
也伏自景祐已來三黜寵姬聞兩犯宸扆蓋所起幽
微不勝恩遇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退屏繼迹踰
僭如舊苟不逮於嚴制竊恐漸於厲階昨見上元嘉
節內庭出遊美人才無人不隨從飛蓋葭景流車激雙
各崇華衛分道爭行衆目共觀與后爲並此非所以
視外而垂範者也臣乞今後貴品嬪御等並令修備
禮節戒約奢侈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位輒自
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爲官師以
佐內職則所冀上下有別而中外不敢惑矣竊以官
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記典言一百二十則
爲大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千五
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盈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三二

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
供億按簿可知一歲之中所用何極非所以示節儉
也臣乞取索宮中諸院宮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
呈取進止若非遊幸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
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而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
其半此所以消幽曠之氣而省財廩之費也竊以內
侍之職最爲親近宣傳國命出納王言常敦抑制尚
或騰凌今遷秩不踰年賞賜無虛日甲第連坊名園
接畛玉帛盈於後房綵竹聞於別院官尊祿厚職重
員多若不立之儀式必恐亢於寵榮臣欲乞御藥依
舊只用二員御帶押班都知並乞選擇重公嚴勤慎
舊有心力者克三年一遷官不許非次改轉未有嗣
者令養一子則內無久貴之人下有進身之路亦一
代之永制也切以勾陳九重華蓋萬乘垣直太紫庭
儼雲龍非深嚴不爲尊非禁戒不爲備闡入則抵罪
語至則伏誅使內言不出於闔外言不入於闔所以
防未然而限中外也今上之起居言語衆無不知惟
箔宴遊外無不傳內降斜封坦夷若道免刑要賞響
應如神皆由左右之人出入爲地邇臣頗邪能伺動
靜迎合巧中率用期道若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奸

而忽變臣欲乞應合入內及聽喚中人並用五十已上五十已下者諸宮院子須限七十已下上分定番次上下不得參雜出入仍令內東門司專切點檢其暗祇候俳優人及公主院檐子官各放歸本營所有內道場乞今後斷絕此則肅靜於宸庭足以光輝於史牒竊以王者所須歲終不會蓋天下之財天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也其或出納不謹支費不節豈可容奸不詰其弊今御寶憑由司東門劄子取諸庫犀玉金銀錢帛一歲僅三百餘萬貫但有以內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既多不可悉記昨聞驛使偽取庫金三十兩抵法况御寶是中禁所掌外何計而詐得之竊恐前後用此非一吏也乞差不干礙公幹有心力臣寮置司將寶元後來係御寶憑由及內東門劄子取左藏庫等金銀犀玉錢帛大數對帳簿及謝恩表狀造作文曆并內藏諸庫亦自寶元後來內中支使金寶錢帛都數逐件磨勘卽見無涯費用積久欺弊仍乞今後諸官閣凡有取索出到憑由劄子先下內侍省都知入內復奏然後置簿抄上番換通簽正牒下諸庫藏方得卽官支物不得直行取索或更別設關防節減用度亦經久之利也此五事者實政教

之本源昇平之基構也中宮正則內宰之制行于六
言而寵嬖不犯於上矣宮禁嚴則中閫之事絕于衆
口而朋黨不生於外矣官人不減則用度不給怨曠
以感陰陽之沴矣內侍不禁則威柄不一引進以來
邪佞之類矣御寶不嚴財貨不計則盜詐公取而無
慮矣噫恩能削威昵可消正其言令色遜于志先意
希旨會其事仁愛浸深忍情難決非至聖至明不可
免也伏望皇帝陛下遊神清淨敏德太寧養冲和之
性節嗜慾之情使氣志如神威儀可畏廓日月之輝
發雷霆之斷柔媚不干于聰明愛倖盡決于道義則
何患天下之不洽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易曰揚于
王庭剛決柔也傳曰棖也慾焉得剛非用天下之剛
健中正則於斷也難矣今昊賊侵軼西鄙攻守臣未
敢進一策者蓋儒者不知兵不可預言也若大臣盡
心諸將用命恐未爲大患也夫手足之疾侵於皮膚
積爲瘡癢發于指掌未有所損也心腹之疾迫於膏
肓擁爲癰疽潰于頭目不可卒救也此五事措置得
宜則無窮之福此五事因循弗舉恐爲不測之慮履
霜至于堅冰燃火在於積薪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惟
斷之在不疑行之恐不及動無失機間不容髮則百

世之利萬方之幸皆陛下家事非人臣所得及也至於政教之綱紀未舉輔相之心德未同朋黨之邪正未分著位之林愚未辨進賢難於起死去佞過於拔山法令撓於親恩賞及於濫豈不謂根蘖於內而斤斧不施者乎若聖人一慮及此則庶事自正其條例悉數之名俟聰明聽然其說異日爲陛下言之也臣素非博識惟盡愚誠不歷詆於群公不專攻於上德但慮切直速怒貴權不能保身貽憂老母則於事君之心無所愧矣伏望夙夜之餘再賜詳覽無使臣言爲空言則死生幸甚干犯威顏其俟誅竄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請罷不管兵節使公用

孫沔

臣切見正刺史已上至防團節度使使相皆有隨使公用錢多或至一萬貫蓋先朝以諸道用兵之際恩假武臣俾之足用犒設軍員招延賓客任其支費不問出入欲使將帥豐財聚人之術也自太平四十年因循成例給賜不追或罷權出鎮或養疾閑地至於老死未聞退辭軍員賓客不復延設雖稱公錢並爲已有與之既不知恩取之豈敢生怨若朝廷以爲小事恐傷大體臣願引卽借三事以爲之比乞陛下聰

明詳之則知罷無損矣今范仲淹孤寒出身忠誠報國統兵邊鄙終歲勤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令助清貧之節一也劉渙仗義入夷狄去不顧妻子非慷慨感於君親豈能身奮死地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令資其家二也田况召自江外受命陝西委參使幕合得賜賚一二百貫此亦微事須合自陳况既恥言賜以弗及三也蓋以國家闕用多方節則惟守舊例不求損益有例者雖枉費於萬金不爲惜無例者雖可賞亦不知卹例之爲弊一至於此豈宜執而不革者也伏望斷自宸衷勿容橫儀所有刺史至使相非統兵及任陝西河北者並乞罷盡隨使公用錢令支撥與管內臣寮此足使武夫悍卒知聖人憂邊之深意也所有皇親乞從特恩以表異禮

論詔獄

吳育

先王凝旒黻纁不欲聞見人之過失有犯典憲卽屬之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或特從寬宥如此則恩歸主上而法在有司人被誅殛死亦何憾祖宗以來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自安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爲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七

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
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
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又任事省府使有罪雖加誅
斬自有憲章苟不然也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
辱士民輕視其上非所以養廉恥示敦厚也自古刑
獄滋彰之時誅家滅族冤枉太半大抵雷霆方震人
莫敢言有司以深就深各圖自免或因而爲利以希
進取君恩不得下達人情不得上通感傷至和災變
百出陛下爲四海愛戴之主忽使道路之口紛紛竊
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危此臣所以深爲陛下痛惜之
也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救解之機
止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上自
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
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恥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故
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
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
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
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

宋文鑑 卷五十一
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

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獨鈞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販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踈遠而

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

方監司無點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管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又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

王安石

臣今日蒙宣諭召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惟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

主所當譴怒既又反復思惟陛下以覺爲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迪上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有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爲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行讒慝也若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自安臣亦以爲不然漢高祖雄猜之主也然鄂秋明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爲嫌陛下聖賢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奈何心存末世福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可

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呂公著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旣竭勤盡瘁以任其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本朝以來凡致仕者雖例改官資或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議者以疲癯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於蠹政而害民故著令應年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爲監當然此年以來致仕者亦不加多夫昔爲守倅而今釐務雖至愚之人豈不以爲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爲士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卽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非素有經產則其祿已常苦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於凍餒是以雖潔廉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惟其本則曰此皆無恥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

宋文鑑 卷五十一
之恩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
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
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間如此則
自非無恥之甚者莫不敢抱恩德爭自引去矣朝廷
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爲甚過也或
曰今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祿豈宜有增臣竊以爲今
日所設正爲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則其
祿故未嘗絕如此自人多引去則今之去而受祿者
乃向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
而凡以全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瘵官之弊
伏惟陛下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
國所先務伏乞酌詳施行

論臧否人物宜謹密

呂公著

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
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群臣與之講天下之事而論及
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苟人主謹密有所不
至則人臣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
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况人君用人旣用
其長固欲知其短知而暴之則莫肯盡其心力將同
舟而濟共輿而馳苟不能使人人盡其心力則其勢

未可知也惟陛下留意幸甚

請廣收人才

呂公著

臣伏覩近詔舉才行堪任升擢官切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屈已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起草茅小官而超至顯近者不可勝數然猶孜孜以求賢爲急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棄臣伏思自昔有爲之君不借賢於異代然唐虞之際亦稱才難則世固未嘗乏賢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陛下降發中之詔非徒爲虛文也中外所舉蓋有百餘人雖不能盡當誠參考名實而試用之宜有以塞厚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今日

詔意正欲達所未達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中就閑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才實忠厚欲爲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闊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孫洪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親擢爲第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何則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其才業亦容有進惟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子之對以考其言兼收博納使各得自盡則盛明之世無滯才之嘆不勝幸甚

論李定言程顥顧臨不當

呂公著

臣聞皇陶陳謨以知人爲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爲要
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
色孔壬者知人也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諂邪
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
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
上明目達聰詢四岳以難壬人命納言以聖讒說使
惡直醜正者不能亂天下之俗服讒蒐慝者不能遷
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而朝廷清明權歸於上而
天下無事臣向蒙陛下擢在樞府中謝白不敢縷陳
細務輒論及判別忠邪建道審謂陛下勵精爲治十
年不懈小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
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
能自解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
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
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爲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爲沮
壞法度之人不復可用非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
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顧
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精神聞之皆以爲顥昔
任御史嘗有所言陛下不以爲過而稍用之知朝廷
用人不終遺棄必料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仰然命

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爲一二識者私道陛下聖德竊以爲陛下春秋鼎盛履崇高之位操殺生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極天地山海之量此群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也小大之臣雖姦回頗僻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則是盛明之世本無棄絕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愛君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唱和雷同承迎附會而姦言汗行卒爲陛下所照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况如顯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論議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爲仕官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讒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爲無損臣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所當言者不敢顧避緘默以負陛下優遇唯陛下幸察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五十二

奏疏

進十事

呂公著

臣近准詔書令臣發來赴闕已於今月二十日朝見
訖竊聞近日臣寮未有上殿班次臣雖忝先朝執政
之臣亦未獲一親法座少奉德音然自忖累世蒙被
厚恩惓惓報國之誠不能自已輒具奏封陳其一二
冒瀆聖聰臣無任惶懼之至臣伏觀皇帝陛下紹履
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
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

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卽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爲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以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罄竭愚誠考論聖道槩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日畏天二日愛民三日修身四日講學五日任賢六日納諫七日薄斂八日省刑九日去奢十日無逸皆隨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爲繁辭以便觀覽伏望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採卽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盛德少助萬一謹列如右

畏天

言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慈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罔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爲曲說以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懼修省欲側身修道而左右之臣乃據經傳或指外事爲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爲消變之術使主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宋文鑑 卷五十一
保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飭已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愛民

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人君既卽尊位則爲民之父母萬方百姓皆爲已子父固不可以不愛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若布德施恩從民所欲則民必欣戴欣戴不已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憂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爲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爲念此蓋獻策之臣設姦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爲大功以暫勞永逸爲至計此世主所以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勞則中國先救夫何足以爲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寵敗公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修身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

宋文鑑 卷五十二
國治而天下化莫若修身修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况人君一言一動史臣必書若身有失德不唯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爲萬代譏笑或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爲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修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講學

王者繼祖宗之業君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以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科級耳非人主之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

罔覺故傳說之皆高宗者修德立事而已至漢之晁錯以爲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參制群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罹七國之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審也

任賢

昔成王初涖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吉士蓋爲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衆人

之心夷險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爲苟合志在於利則求爲苟得忠言正論多拂於上意而佞辭邪說專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納諫

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己而從諫則不害其爲聖也及紂爲天子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懷諫自用則才智適足爲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著在史冊一一可考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機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

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而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徼寵人君誠能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

薄歛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節用取於民者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歛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爲盜賊爲人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歛之

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耽於聲色盤於遊畋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間而肆其邪謀爲之斂財以任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愆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省刑

夫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淨而幾至刑措然則爲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煩刑也况人主之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鞫則權在於獄吏廣偵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疆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何則獄犴之間其情難知斷鍊周至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冤抑人主亦何從而察之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

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
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
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
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于有司不復措意輕重於
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
宗所以消惡運遏亂原者嗚呼遠哉雖其盛德無以
加矣

去奢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爲三王祖漢文帝卽
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四百
幾至刑措然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况以天下
之尊富有天下凡有四方百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蓋
亦備矣然而饗國之日寢久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爲
常人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
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
爲已是以先王制法作竒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
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
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已一時
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爲象
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爲過侈也然箕

子以爲象箸不已必金爲之金又不已必玉爲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洪相武帝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宮室爲千門萬戶由是天下戶口減半盜賊鋒起而洪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爲太過而察見公孫洪之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無逸

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祇懼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滯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于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亂罰無非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蓋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乎滯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於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卽位宋璟爲相手寫無逸圖設于帝座明皇勤於政事

遂致開元之治而後宋璟死所獻圖亦焚而徹去明
皇遂怠於政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人君誠能慎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
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今
朝廷始初清明臣雖術學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
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爲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召亂
之道可以爲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
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
者是亦舜而已矣惟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
下幸甚

論韓維不當責降

呂公著

臣伏思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別忠邪於輔
弼之臣最加優禮故得上下安樂人情悅服今來韓
維必是進封之間語言乖謬上觸龍鱗然維昨與范
百祿爭論刑名等事若以爲性彊好勝則有之亦未
見姦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寮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
造膝密論亦未嘗須有章疏比來批語所罪恐未足
以宣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廢棄陛下始
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有讐嫌

之人飛語中傷以惑聖聽况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恐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竊思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賴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以道調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若大臣倉卒被罪則小臣何以自保臣受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君於堯舜措國於不傾以報陛下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以陷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回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在臣處收掌聽候聖旨

請議恕私罪

韓維

臣數見良吏善人以小過留滯而背公便已之徒不廢遷擢竊尋其端蓋朝廷之制私罪雖得輕法常爲仕進之累公坐雖大一時被責則卽升進矣伏以國家賦祿命官本爲治人而無狀之吏廢職以遂苟且之意壞法以行姑息之政計其用意豈復在公失緣私致罪惡或止身廢職壞法其害及國二者相校孰爲輕重伏望聖慈特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蠲留礙以通滯材公坐有害者重加困抑以儆慢吏

論勅不由銀臺司

韓維

臣近以黜呂誨等勅不可門下封駁司嘗面具論奏

及兩上章乞正官法並未蒙聖慈施行臣伏以紀綱法度聖王所以維御邦國使不危而安者也其所措意皆關諸盛衰固不爲一日設也譬之猶舟之有維楫馬之有銜轡今有人于此將假二物以出萬里之塗而自毀其維楫絕其銜轡則人人知其有奔僨沈溺之憂矣臣近對崇政殿亦嘗以此理上陳陛下初不省察又以失職求賜罷黜而聖慈再三敦諭不令投進文字臣僂俛而退猶望陛下寤前之失特詔有司修明舊法而防將來之患而章上輒不出使臣不得少申職業坐守空名以蒙貪祿曠官之謗進退實亦難處伏望聖慈以臣狀并前兩奏降付中書門下商量施行臣不敢枉道以阿人主之意愛身以壞祖宗之法惟陛下裁處

請不汎於諸家爲穎王擇妃

韓維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汎至諸臣之家爲穎王擇妃審如此者臣竊以爲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事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兢兢者慎之至也坊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於其國網取容色若捕魚然所以推遠女德爲民之紀法也伏

以皇子賴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尤重臣愚以爲宜歷選勲望之家慎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之不宜苟取萃已而已近世簡棄禮教不以爲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及民庶蕩然無制故風俗流靡犯禮者衆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嘆息切幸國家有以振之今陛下初清明爲元子求婦而事出苟簡殆非所以禱世厲俗反之雅正且無以示賴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詠淑女幾以配上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覽禍福之原爲後世戒也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臣獲侍宸陛且官王府苟益萬一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論初御殿三事

韓維

臣竊聞陛下以來日御便坐聽政臣愚慮所及輒有三事以爲慎始正本之助幸陛下省察一者陛下新罹大憂方當以思親摧慕爲意從權聽政蓋是不得已者爲大事急務特賜裁決其餘且可闊略故事始見群臣及降坐入宮皆舉音號慟此高宗亮陰不言之意也二者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人君所當與圖

天下之務者也陛下卽位之初尤宜推誠加禮每事咨訪以盡其心其至于博謀群臣究極理道雖是美德止可密裨聖慮及至決議論發號令必須經由二府施行乃合政體周公戒伯禽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蓋謂此也三者百執事各有職分惟當責任使人盡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爲失體孔子曰先有司是也三體旣正矣若夫恭已倡率隨事裁處則一繫聖斷也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陛下加意慎重以副四海觀望臣不勝苦切涕泗之至取進止

請舉遺逸

鄭獬

臣伏見日者賞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致之闕下者蓋二十餘人覆試秘閣皆命以官於時猥有謬舉者士論譁沸於是不復再舉今間年取進士擢第者二百人其所失者爲不少矣而士大夫不以爲怪一爲敦遣而疵謗百出蓋進士習熟之久而敦遣起於一日此論者未足以爲輕重而亦有媚疾者間之也臣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爲增損蓋孔子爲政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召者則令敦遣就道豈有朝入科場暮爲敦遣者哉宜正其名謂之舉遺逸間歲隨科場

發解後有不豫薦者開封國學及諸路舉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豫薦者許主文共舉五人並至御試時試策三兩道中第者別爲一榜命官入仕卽與正進士同如以爲歲增中第者差多卽却乞於進士數內減不合格者二十人以均之庶幾郡縣豪俊不至遺於草萊矣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呂大防

臣竊觀自古設官之意必先置貳立副不以名位爲限者所以紓艱危而適順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總兵命將尤重其選以漢唐事言之大將軍有長史司

馬從事節度使有副使判官參謀其自小官而登寄任立功効者不可勝數本朝祖宗以來實用此法故名臣不絕而夷狄畏服竊見今緣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總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決勝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而得不才者與焉則是以三軍之衆一聽庸人之所爲豈不可懼哉其救益由朝廷不素養其材而取人之路又常太狹方今戎人旅拒邊患漸生若不早爲準備閱試其能誠慮臨事用不暇精選因而敗事所繫

不細以臣愚見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
選差素有才略職司以上人克參謀一人委經略使
奉碎知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克如此則可用之士
不以位下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
以博觀以試之效以備緩急之用講緝邊要莫先於
此

論章惇

范純仁

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惇父將九十因明堂恩霈之
後欲請除一鄉郡使使其親臣但見其可禪仁化不
慮其他遂共以爲當然繼而聞三省奏下陛下卽賜
俞允臣以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年之親不錄往咎
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贊聖德以謂自古臣子
無如今日遭逢繼聞諫官有言陛下遂寢前命亦是
聖心從諫之美前日更蒙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慮
戒其今後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怒
之人不當遽有開陳又謂執政都徇人情必有主張
之者致煩陛下戒勅宣諭丁寧微臣固佩服聖訓然
有未盡之懇亦當竭罄敷陳方陛下急於求治之時
是臣子知無不爲之際豈宜顧慮形迹畜縮周防兼
今所用大臣多是老於患難陛下獎之使進尚恐心

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更戒使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陛下愛惜諸臣則爲恩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却慮事無所裨蓋人臣以匪躬自信爲難依阿固寵爲易若今容其所易沮其所難則其間希意顧望之人翻爲得計甚非朝廷之福臣昔見仁宗皇帝推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旋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長存朝廷之紀綱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况陛下方稽仁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不倦任賢不疑錄人之功忘人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更垂拱責成逸於委任臺諫糾其誤謬侍從罄其論思群臣一德一心陛下無爲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修坐致太平垂休萬世天下幸甚

論黃河

范純仁

臣昨日伏覩內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與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功料向去次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道也且君

心欲如盤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趣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群下競趨如山之摧小失其道則非一言之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慎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以聖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爲北虜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爲萬全必勝尅日可得遂與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群臣無一人受其責者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爲深鑒也臣乞面諭

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是但一面商議却使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黃河利害乞付之群臣有司子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請寬蔡確貶責

范純仁

臣伏見蔡確之罪天地不容而陛下不速嚴誅許其開析復令執政徐議其罪足見聖人存心正合周書無逸皇自敬德不復含怒之意但陛下特以社稷爲念故發於睿斷行之不疑臣之愚心雖知蔡確死有

餘罪復憂聖政或有所虧蓋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氛薄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今以一姦臣之故煩朝廷行稀闊之刑天下又安人所罕見必生疑懼復恐貽之將來垂之史策薄有擬議則於聖德聖功深爲可惜在臣負恩竊位罪不容誅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雷霆鬼神所不能貸至若父母親置於死之地則却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陛下保完社稷之心天地神明之所照鑒而微臣愛惜陛下聖政之心亦應陛下可察不避一身之萬死而展補報之愚忠惟願睿慈曲加詳慮所有再行重責伏乞付與帥臣已下商量所貴責歸臣佐不累聖明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請放呂大防等逐便

范純仁

臣遭逢雖久報答無聞衰病寢加叨逾爲懼前年陛辭之日親承德音許其凡有奏陳但入文字臣感噎受命緘默至今曾微片言上裨聖化愚衷惓惓終覬一伸竊見呂大防等寘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因拘囚其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縈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殞死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仰惟陛下聖

心仁厚天縱慈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極而在宥每
頒赦令不間罪辜至於斬絞重囚髡黥徒隸咸蒙原
宥亦許放移豈有股肱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
俾流離但慮一二執政之臣責其往事嫉之太甚以
謂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啓迪之際不爲詳陳殊不思
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
己之人爲怨讐以疑似之言爲謗訕違老氏好還之
誠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鑑豈可尚遵
前轍靡恤効尤在漢有黨錮之寃在唐有牛李之禍
後皆淪胥善類貽患朝廷數十年間未能消弭比來
若非宸衷獨斷聖慮詳思灼見本根絕其萌漸盡屏
猜嫌之迹特垂曠蕩之恩因大禮赦文放令逐便使
得自新改過免爲羈旅之熒魂籠鳥鼎魚咸獲相忘
於至道神功聖德萬世歌謠臣無任虔懇激切之至
取進止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五十三

奏疏

上皇帝書

宇文之邵

陛下初卽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誼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慎也昔成湯旣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爲念以天人爲畏則小大之事不懈矣宋之有宋百有餘年陛

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栗
宋以勤負荷承思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真宗之畏天
克已仁宗之寬大慈仁英宗之厲精庶政立則見五
聖於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杆之
間詩曰天難堪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近不
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畿
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螟蔽野穀價踊貴重以山陵之
役京西民力尤爲彫敝臣竊恐葦蒲之盜或貽宵旰
之憂爲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濁入仕之流廣度僧
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今被災之郡許富者舉
息於下戶官給以質驗待豐歲償其所貸逋者官爲
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貲者樂爲而瀆死之衆
可救溝壑之命陛下又責躬引咎寬獄訟出宮女斥
哀歛之吏蠲苛虐之政罷無名之費省勦民之役凡
所以蠹政而召乖怨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大異
可塞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
不勵名節而以勢利離合器皿衣服窮於侈麗車馬
宮室過於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
兄弟不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哉
願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恥磨切臣下崇

獎敦厚而都下亦少爲之厲禁滌去佻薄之弊淫瀆
敗教之具一加遏絕凡侍從輔弼宜慎簡修絜方嚴
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
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
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
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
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凡杖錫之猶有不稅
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爲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
國家直患不能塞之爾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
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號匿苦塊之哀以
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
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
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
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其可痛也陛下盍稍補其
獎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
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
萬衆突至大順廟堂無竒策守邊無良將臣竊爲朝
廷憂之慶曆間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
三將淪沒而功不成者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虜
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而二十

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衙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者無幾而城寒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衆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此慶曆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爲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道分勒所部將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爲守若干以爲戰若干以爲救兵救兵必使與戰兵相近而駐於喉亢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喻氏嘗爲元昊所殘南徙歷精亦宜厚其種族共爲聲援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羗是也其俗隨水草遷徙食肉衣皮毛無堅甲利刃臨陣擊刺之技不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茗繒帛我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勾馬戶也凡羗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戰也邊吏養羗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之變塞上之

民切齒且安昌之羗與南路磨蓬羅多留菴林諸寨之羗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諸寨之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闢其後乎臣之縣所管萬戶而居民蕭然者其弊實在於羗也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火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不得已也今又驕寵小羗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爲不若杜塞衆路使不得入而絕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堡則邊民小安矣爲政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往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爲目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爲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按察之

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按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平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爲也今爲民守令而其勢顧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忠不敢嘿嘿又爲陛下極言之臣聞疾未兆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諒闇服則端襄行則苴杖無紛華之事交戟於前誠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慎微杜漸克已復禮使其志一寔則他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傳說之戒高宗曰無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遯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而二臣猶或以此戒之况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爲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間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宮咨謀故老則恐懼修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悼之心又已衰殺龍衮冕憑玉几目有靡曼之色耳

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傅堯俞

臣伏見內侍任守忠以罪降黜中外聞者罔不快抃罰一勸百固可以破姦猾之膽臣職司風憲失於彈劾聖度回怒幸赦而不誅猶敢有言者冀陛下重加矜察臣謂大姦之去其遺過餘惡方日有上聞小人無知或伺隙修怨枝詞蔓說往往浸及善良疑似之間不可不察陛下若更加推究讒間且將復起况守

忠據權之久附離者多深慮左右之人有所疑思望陛下沛發德音自此一切不問則天德加厚而人心易安惟皇太后之慈仁布聞四海舉神器大寶傳付陛下而陛下挾堯舜之資以天下養將用誠孝以鼓舞萬物奈何使解構之語得行其間今罪人投竄皇太后必渙然疑釋陛下緣此當益加禮意務盡其歡心則天人交欣其爲陛下之福陛下卽位勵精勤儉日月未久遽以金珠事聞臣切爲陛下惜之過而能改可無深慮臣言甚忠懇惟陛下留神省覽

論蔡確旣貶請寬心和氣

傅堯俞

宋文鑑 卷五十三
臣近覩蔡確狂悖陛下神斷不疑下合人情上明邦
憲雖一以公議裁之固未嘗臨之以怒然豈陛下之
所樂者哉况聽斷之際亦須少勞睿思愚臣亡度切
恐陛下海嶽之量不能無少忤而未能忘懷也中外
側聆日增驚惕臣聞之於易曰天下殊塗而同歸一
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事至以無心應之既往
若未嘗經意此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者也願
陛下寬聖心省浮念游精太清以固真粹陛下之氣
和則上下之氣和上下之氣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唐
柳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憲宗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
憲宗謂曰卿愛朕深者臣無公綽之才而有其誠臣
以爲今天下事英重於此故惓惓而不能自己惟陛
下毋易臣言留神省察取進止

論君道

程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
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
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
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
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
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滯不爲

宋文鑑 卷五十三 八
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
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
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
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
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
養聖德又行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廷見開
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
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儉薄末俗哢哢無復廉恥
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率而篤誠忠厚
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作

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

程顥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
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
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
反側於由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
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
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
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

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
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
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
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克其道漢唐之君有可
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
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
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
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
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
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
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
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
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
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
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
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
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旣任君子之
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
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

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

程顥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一作稱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

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跡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

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益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真法於比閭族黨州縣鄩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

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生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乃亦無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足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

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以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旣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新法

程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

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五十四

奏疏

上皇帝書

蘇軾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彊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

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疆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讐言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主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追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喪志孰敢肆其胸

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殉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踴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

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

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申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法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也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旣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

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敢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旨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

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
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
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
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
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幣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
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又平民物滋
息四方遺利益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卽
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
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
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
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
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
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
司雖知其踈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
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
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
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旣深已同永
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
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
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

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克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克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御之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犯之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于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

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賦之外別出科名哉
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
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不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
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
勢之家與齊民並舉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
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
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
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
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
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

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
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
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
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首者務恤此而
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
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
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
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
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新法每歲常行雖云不
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

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已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待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拘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克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切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

諸縣臣嘗觀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旣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子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旣已許之變易變易旣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去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斯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再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

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
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
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
月庶幾萬一臣切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鄴
生謀懷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
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
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
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
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慮與始
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
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
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
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
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
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
乎彊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
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
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
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
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

以此察之齊至彊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乂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儉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帝收燕趙復河隍力彊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賦上藥而用下品代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

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相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銳勇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人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

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踈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亡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旣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滋更號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

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
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
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
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
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
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
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
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
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
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
救之如日近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
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
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期愈難此
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
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
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
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
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
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
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

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預圖而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摧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不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

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人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木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日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是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

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刑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笑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詞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則毅以晉武爲相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册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孰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

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
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
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
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
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二
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
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